**玄天**大陆，正邪相争，千载不休，死伤无数。其中正道四派以玄天宗为首，邪道三门以天魔宗为尊。5 c( p8 x0 |5 x8 y0 I1 v1 R  
" k2 C2 T% ?" o  
玄天宗当代首席弟子李子秋，英朗帅气，武功高强，素以匡扶正义、铲除邪恶为天职，年纪轻轻便已被誉为正道之光。为了破坏天魔宗百年一度的天魔盛典，彻底消灭邪道，他不惜李代桃僵，魂入天魔女念奴娇体内，化身人人唾弃的一代淫邪妖女。  
4 i! t1 V; C5 V, @" ^  
然而，等她忍辱负重、终见光明之时，却才发现，这一切原来只是一个圈套……, z7 f4 b, I; c7 J( K  
  
第一章  正道之光  
% x  ~! T" q\* [/ H- H  
秋风萧瑟，落木缤纷。6 Q: C$ J) E+ q- S  H# R  
  
扬州城外十里，大战刚刚结束，林中纵横的剑气仿佛仍在铮铮作响，李子秋星眸微垂，一口浊气轻吐，将掌门钦赐的宝剑“寒月”反手收回剑鞘。  t0 R" W! C- K' Y$ @' K& Y7 F" B  
  
一名荆钗布裙、刻意伪装过容貌的妇人，倒在他身前一丈之外，方才呕血盈升，此刻已是伤重不醒。; y$ t  H, Y; Q) V  
/ A\* i5 Z2 k' J  o; r2 v' o$ K  
两名精神矍铄的老者同时自林中走出，其中一名身高稍矮、体型略胖的老头笑吟吟地对着身旁的高瘦老者道：  
  
“果然名师出高徒啊！洪师兄，子秋年纪轻轻，功力之深，早已位居我正道弟子之首，此番看他出招，秋水剑法显然也已是大成了！纵然与你我这般老不死的交手，怕也难言胜负咯！”  
  
被称为洪师兄的高瘦老者名叫洪山涛，是当今天下正道四派之首玄天宗的长老，而他身旁的矮胖老头刘忠泽，则是与他同属正道四派的龙虎阁长老。此次两派联手，会同其余大小正道门派十余个，出动数百高手，雷霆一击，捣毁了扬州城中邪道一处隐秘据点，这个乔装打扮的妇人，便是据点中一条险些跑掉的漏网之鱼。  
  
方才三人直追出城外十里，才好不容易合围住这实力不俗的邪道妖妇，为免日后有人说他们名门正派以多欺少，便只由最年轻的李子秋出手单打独斗，余者压阵。一场激战下来，端地是精彩纷呈，令人称道。- M. g, R5 g3 v' S  
  s, b4 e& k/ n. ?) c$ {8 ]  
这邪道妖妇武功奇高，虽然还只是地境巅峰的修为，却隐隐已有天境初阶的实力，且招数诡谲，实在难以对付。不过最后仍是李子秋稍胜一筹，早已大成的秋水剑法如皓月当空、恢弘大气，一举将其重创。  
  
若非最后李子秋手下留情，撤回了三分气力，此刻这妖妇怕是早已经身首异处。6 b& }& W+ }: u% ~# X8 r  
  
洪山涛听到刘忠泽夸赞自己的弟子，忍不住摸了摸干瘦下巴上的山羊胡子，虽然没有说话，眼中神采却已是大感满意。  
  
他此生最骄傲的事情，自然便是教导出了这个连掌门都极其羡慕，被誉为当代“正道之光”的弟子。% Q. }) \_. R0 K  
' x# T7 b" {/ d2 D% R# @: L6 n  
然而身为当事人的李子秋却是宠辱不惊，丝毫没有被人夸赞的骄傲，如冠玉般的面容淡然依旧，朝着两位老者风度翩翩地拱手行过礼，从容道：  
  
“见过师傅，承蒙刘师叔过誉，着实汗颜，若不是有您和师傅替我压阵，让此妖妇分神，师侄恐怕也轻易拿不下她！”  
  
说完，李子秋反手将剑鞘指向昏迷妇人的脸颊，将那一层已是有些露陷的人皮面具一把挑下，接着道：  
  
“还请师傅师叔帮忙瞅瞅这妖妇真容，未知是邪道三宗哪位高人门下？弟子瞧她武功路数，诡谲百变，一时竟分辨不好！”  
- Q: H  A# ^; V8 b0 b' F  
人皮面具应声而开，露出一张如花似玉的美丽面容，分明还是个初长成的少女，却已有天姿国色般的容颜，此刻白莲染血、明珠蒙尘，当真让人我见犹怜。  
  
凑拢的两位老者见到此女真容，竟是同时神色一惊。  
  
“天魔女！”  
4 v& @; M3 s  Y# Y5 {7 d  
“念奴娇！”  
  
李子秋听到这个名字，也不禁大感惊讶，连忙侧目打量起来，天魔宗当代天魔女念奴娇，初出江湖不过两年，但声名之胜，战绩之辉煌，纵然与他这位正道之光相比，也已不遑多让，只可惜此前两人一直缘悭一面，未曾交过手。  
6 [# N( F7 G  }  
念奴娇此时应当还不到双十年华，真容显露后，身上绝无半点妖女气息，反而处处透露着无比纯净与圣洁的味道，眉似远山含秋水，鼻如玉葱一挺白，那仿佛出淤泥而不染的绝世容颜，白皙得仿佛不见一丝血色的细腻脸颊，精致宛若瓷娃玉雕一般的漂亮五官，竟然让李子秋足足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都微微一颤。  
  
若不是早知此女浪荡淫邪的底细，怕是绝不会有人相信——这竟是一代妖女本尊！  
' D7 Q3 G9 Y1 K/ L0 |- G  
但李子秋正道之光的称誉，也绝非浪得虚名，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缓缓流转，他很快便已调整好呼吸，目光重新变得纯净，不含半分杂质。+ F% t1 P\* m- E; `! P2 c  
; f" b) Y: V3 q2 r; f0 y  
“不想此次竟能将此妖女擒下，子秋，你可是立了一件大功啊！”  
- x3 |+ R\* r. j: |  
洪山涛早已年逾古稀，过了年少爱慕的年纪，此刻虽仍觉惊艳，却并不为所动，见自家徒儿也能这般迅速便摆脱影响，不免越发满意，随即，咬牙目光果决道，8 a  D/ h/ J. t6 g  
  
“为免节外生枝，我意斩杀她于当场！”9 o+ a6 ?) t" \$ e, ]4 Y  
. ]  i& D4 E6 v. v' v) k  
“蹡踉”一声，李子秋听闻师命，长剑已然出鞘。  
0 J) g) J' h4 W) s) U  
江湖传言，二十年后，武林必是他与这妖女两人之天下，不想，这一场正邪对决，今日却过早地落下了帷幕。  
% N+ ^' Q8 X$ d6 n: {7 C  
洪山涛目光凛然，沉声道：  
  
“斩！”  
  
斩杀无力反抗之敌，本非正道侠士所为，但此妖女，当真留不得！李子秋绝非不懂变通的腐儒酸士，虽扭头不忍直视，长剑却已断然挥舞，寒光登时闪烁如满月照耀天穹——  
  
“虎！”  
" Z2 d7 {' R" s- Z1 i" U  
一股沛然巨力应声而至，落在长剑中段，将几乎马上就要在念奴娇白皙脖颈上划出狭长血痕的长剑击偏，于千钧一发之际，救下了她。$ b5 M; U  m' [& q  
8 c3 M4 u% j\* k& x  
李子秋心中暗惊，自问此力之大自己尚不能及，手中剑花将吐未吐，将劲道系数化解，凛然战意却是油然勃发，旋即才发现出招之人竟是刚刚夸完自己的刘师叔，他不禁一愣。2 u9 S$ w0 r\* q; f) H1 W1 m6 v  
" \_: I6 v- ~- W7 I  f$ S5 F) f$ \, q  
洪山涛旁观这一幕，当即一瞪眼，厉声道：  
, E$ M  e- E' f8 P2 n  
“忠泽你是何意？”  
0 @5 ~- {; f0 ?& O- \_1 T# g  
若非两人相交数十载，他甚至都忍不住要怀疑此人是否已经背叛了正道！  
7 u. k/ K) J- x/ T/ {9 j8 @  
刘忠泽满脸凝重道：  
  
“师兄且勿生气，请听我一言！”  
: y9 t1 T; ]( l" C1 Q  
洪山涛息声不语，算是勉强认可，刘子秋见状，自然也只得压下战意，拱了拱手，顺势收剑戒备起来。  
7 \_1 E6 I8 ^. j+ F. u, k# F\* {  
刘忠泽略一沉吟，反问道：  
# C# j. W: X& D# J2 W$ q  
“师兄既然叫出天魔女，当知晓此女于天魔宗之作用，天魔盛典百年一度，下一次距今不过半年许，此女若今日殒命，师兄可知天魔宗会如何？”  
  
“不外乎老婆子发疯，与我等拼个你死我活罢了！”  
  
洪山涛哼了一声，他自是知晓后果，不过正邪本就不两立，他可不惧邪道发狂。& D! w' A% X$ ~  
  
李子秋当然也明白得很，但此时若能杀敌一员潜力惊人的翘楚，他日或许便能救下千百位同道。  
0 }/ \4 W$ c$ t$ X4 c; y  
刘忠泽叹息道：  
1 t7 Z& Z7 q- g1 [( G# E4 O  
“不错，师弟我自然也不是害怕，只是师兄既身为玄天宗长老，应当知晓，邪道三宗，为何唯有天魔宗千年不倒？”' E4 C: V0 H' a3 j4 ?" P! ^  
" D; A3 U) N5 ], C" v- ?( \_6 @  
这一问，意味深长，江湖武林，正道四派，邪道三宗，唯有玄天宗与天魔宗始终不变，传承千载，其余的宗派，每隔二三百年，必有起落更迭。  
  p+ t" E8 n/ B9 J  
洪山涛略一思索，便已有所猜测，当即沉声道：& p0 ~5 R' s+ P5 p0 l% n# }( ~% `  
$ @& A- j& ^5 W8 j# q& Z  L; ~5 b  
“天魔盛典！”  
0 {: c+ R' B! `2 `. |/ `# ]  
刘忠泽点点头：# C& q4 B  C% F6 z  
9 u5 D8 Y/ I& Q  
“咱们今日若杀念奴娇，天魔宗必会发狂，大肆报复杀戮，但不日便将另择人选，继续举行天魔盛典，以此确保未来百年宗门气运不失，纵然如此行事效果远不及自幼精心培育起来的此妖女，但也绝不至于毁宗灭派！”  
  I. k1 [" v2 a  
“不错！”  
  
洪山涛语气松缓下来，心知刘忠泽所言之事，十之八九。1 C% ~5 {& z5 {  I  
; a6 Y4 A1 s8 S' [+ u4 z" \_9 g6 G  
“可若是咱们来个李代桃僵——”% \_3 n# s- P( H- ]/ `3 Y5 d' ^4 X$ E1 \_  
1 L3 N, l8 @4 ?  
刘忠泽却是双眼突然放光，语声急切道，  
  
“将‘此女’放回，引为内应，仍由其参加盛典，师兄——届时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彻底粉碎这一次的天魔盛典！或可真正实现道长魔消，遂成先辈遗志，建立不世之功啊！”\* H( }4 a2 G7 X- C9 F- h5 |  
  
他的这个提议一出，洪山涛不免眉心突地一跳，正邪相争，几近千载，这般唾手可得的消灭天魔宗、彻底铲除邪道的机会，却是当真未曾出现过。6 a1 a\* |" a: E9 b! |5 [2 w8 b  
& e; {# \_! d# a  
洪山涛越想越觉得可行，忍不住徘徊迈步，又是兴奋，又是着急地道：  
. W1 ~& x, n9 U. \_, V1 v; f0 @& w+ \# d5 x  
“不错！不错！只是——如何才能保证此女老实地成为我等内应？寻常禁制之物，绝无可能瞒过天魔宗宗主！”( X4 z0 o\* M6 b! \# ^& N+ ^  
  
“若是不用禁制呢？”  
  
刘忠泽伸手自怀中摸出一只玉盒，打开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指着其中那一对比鸽子蛋略大的莹白玉丸，双眸突然转向一直在凝神聆听他二人交谈的李子秋，神色凝重道，  
- U7 d) L' ~" N' f3 D7 a5 x  
“我有一法，风险极大，且需子秋师侄做出巨大牺牲，但如若成功，足有九成把握，破坏此次天魔盛典，却不知——当讲不当讲！”. T) k, t9 G- v7 G; S9 c, H  
  
李子秋登时愕然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与自己会有什么关系，但匡扶正义，本就是他的本心，此刻自然义不容辞，剑眉星目慷慨激昂、掷地有声地道：/ J$ V5 h! j3 z" p& l4 I, E  
  
“刘师叔但讲无妨，莫说什么牺牲，纵然舍了这身皮肉，堕入无间地狱，只消能为我正道略尽绵薄之力，师侄也绝不推辞半点！”  
  
刘忠泽双目精光闪烁，叫道：; `\* x' \_+ s7 u  
  
“好！”  
+ C( b& Z+ w0 E3 A, U  
洪山涛则是神情多了几分凝重，不解问道：: m0 p! W" L  Z\* a7 Z" @7 P: y  
  
“这是何物？这事又与我徒弟有什么关系？”  
  
刘忠泽目露缅怀，沉吟许久，才缓缓道：( s- `8 ]) a; X6 ?  
( ?& p5 m+ x+ }3 Q" K  
“三十年前，我曾随师尊窦逼上人于巫疆游历，这是于一处极深的巫寨之中，斩杀一位修为极高的淫邪巫祭所得，家师虽胜其半招，却也被巫蛊所伤，此后缠绵病榻，三年而亡。”  
% h5 X7 o  O6 e1 q  
洪山涛、李子秋闻言，不免同声安慰几句，窦逼上人是当年正道龙虎阁有数的高手，可惜英年早逝，不想其中却还有这般缘故。. d9 y3 {. D4 u+ G# Q+ a  
  
刘忠泽摆摆手，示意两人无需再在此事上过多安慰自己，转头盯着李子秋，神色凝重问道：  I! W6 v' z\* S; `  
3 z" N) U5 `7 a  ]0 r: F  
“师侄空明道心，已有八重境界？若不是，此事休提！”  
# c- }0 @1 {5 I\* s  
李子秋看了眼师尊洪山涛，见后者并无异议，方才微微点头。只是他的神色，却已是越发凝重不解。  
  ?5 i2 J3 C1 T  
空明道心是玄天宗立宗之本，重要程度甚至更胜玄天功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道心与修为境界完全无关，实属天赋与机缘造就，整个玄天宗，有史以来能达到他这般八重心境的，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已，甚至连当今掌门，如今都还差了少许。  
  
刘忠泽得到肯定回答，方才似乎松了一口气，解释起来：" ~; M# X; E/ {& S! g) q) x8 N0 [  
: W2 z5 Z1 C: v" K  
“家师曾言，此物，名为‘魂蛊’，天生一对，原是天妒之物，万载难现，本身脆弱无比，指捻可碎，但却有一处奇妙，堪称拥有夺天地造化之功——它能在不动肉身的情况下，将两人之魂灵进行交换！”$ @' q8 }/ K; g7 L" n/ L' M$ c  
! b: g" `: T, R' i  
“什么？”  
) H  ^% H4 l. F8 Q' ?0 k  
他这话一出，洪山涛已是面色大变，李子秋更是目瞪口呆，这种事，未免也太过匪夷所思了！  
0 w" X/ {4 D6 p& i  
人之三魂七魄，本就是虚无缥缈的说法，怎知天地间，居然真有这种奇物？竟然可以交换人之魂灵？他自然看得出来，刘忠泽言之凿凿，绝非妄语！  
9 \_8 @9 r+ ?% P$ y, J: y7 z1 u  
“子秋师侄，只需将此物分别置于你与‘念奴娇’口中，彼此接触，便能达到魂灵交换之功，你魂入此妖女之躯，谁也料想不到，如此即可正大光明地返回天魔宗，作为当事人去参加天魔盛典，届时咱们再里应外合，破坏此事岂非轻而易举？事成之后，咱们再将师侄魂灵交换回来，自然神不知鬼不觉！”8 F4 E/ l3 N. t& \  
  
刘忠泽神情兴奋，却又不失周全地道，  
# S$ d% H/ y! d0 G, K. b' C  
“灵魂与肉身一体两面，寻常人哪怕交换灵魂，也会很快因肉身记忆迷失自我，但师侄有八重空明道心护体，不至于当真囿于肉身，沉沦邪道，且你机巧应变之能，实数当代翘楚，只需小心应对，挨过这多半年，咱们——大事成矣！”+ Z# J" z) |; D- v1 v3 G. e  
  s7 W. y; k& \_2 U8 ^7 X- P  
李子秋听到这里，已是满脸不敢置信——虽然为匡扶正道，他不惜此身，可一想到自己堂堂八尺男儿，正道之光，居然要“变成”眼前这个人尽可夫的淫邪妖女，终究难免有些心乱如麻，无法接受。  
/ E/ X- Z9 ]8 r! X2 ~- {  
他，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7 r" H. N2 l\* B( ?# M  
8 i  ?" i- v$ N  
/ T, w\* y( M, u! m$ t  
第二章 邪道妖女  
9 i' L' w" ?& f! C2 W, K  
林中一片沉寂，李子秋几度想要出声拒绝，但一想到自己刚刚才夸下海口的豪言壮语，却尴尬得怎么都说不出话来。2 n( M5 j& S2 }" D1 W2 G1 ?. [  
  
死都不怕，还怕做女人？\* Y7 G9 v( Q7 K( y8 H. [, {' o  
$ c3 x) ?# C) ^8 f: O# c  
呵……7 p& T1 W/ W" V0 n$ g  
! ^" b; O: [# v2 T! U: p$ L  
安静了半晌，他才听到师尊洪山涛语气沉重地道：- L8 y0 r, ]9 W! a/ P  
2 \7 g- q) P8 y# d, e3 O! Y2 P  
“此事……却是颇有几分可行！正邪之争，已逾千载，死伤无数，遗祸无穷！这次若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彻底剿灭天魔宗、铲除邪道，可谓造福苍生！子秋，为师不敢强令，此般牺牲，更甚战场厮杀，你——需仔细斟酌！”! @$ s+ t( d: B: h  
/ r) p1 a; M0 g3 f9 w5 ^2 g  w  
言毕，转身步入林间，显然是把最后决定的权力，交给了李子秋。$ G' `9 B. v" b! o  
9 T& y: ?% E' q& w: U6 C5 b  
刘忠泽亦是轻轻叹息一声，叮嘱道：  
  
“师侄无需过多忧心，我也知晓此事确实难以接受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与你师傅也绝不会多言半句。一炷香之后，此女若身首两端，咱们自然回归山门，今后再不提此事，若——咱们就再说说后续的安排吧……”" }7 W  Q0 B5 k5 ^5 y# n) Y  
  
言中之意，自然便是让李子秋尽快做出选择，要么杀此妖女，要么——“变成”妖女。  
  
说完，他亦是避到了林后。# Z% c8 L4 [! ]  
+ c0 A, t, z2 f) I  l  
两人走后，空寂的山林更显幽静，李子秋也是越发心如乱麻，他看着手中的玉盒，仿佛是握住了一座大山，重逾千斤！& C) j9 s4 O\* D6 y  
! N\* d6 l8 K\* c' \4 T  
那两颗小小的玉丸，仿佛是两颗通体莹白剔透的大号鹌鹑蛋，内部各有一缕盘旋萦绕的鬼魅暗影，看起来便不是凡物。: o  ?# C! N7 u: M% F  
  
但此物当真可以交换人之魂灵？未免也太过匪夷所思了吧？7 z$ j& ?' ?6 l" K/ |# ^  
  
用？还是不用？  
  
李子秋脑海中百般思绪同时涌现，一时竟难以决断——邪道妖女，人尽可夫，肮脏下贱，人人鄙夷唾弃，魂入此女身躯，他自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，但——此般破坏天魔盛典，消灭邪道的机会，却又当真千载难逢，为正道不惜此身的谆谆誓言，仿佛犹在耳边回响……  
  
一时间，李子秋只觉得无比为难，实在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徘徊踱步，踟蹰不知所措，直到不经意间低头望去——  
  
只见玉体横陈在缤纷落木之上的天魔女，荆钗布裙难掩天姿国色，虽然不显半点妖娆魅惑，但隐约依然瞧得见她身躯的玲珑窈窕，此刻仿佛便是一朵含羞带怯的雪白莲花，静悄悄地等着他采撷。: W8 u, H% P  |  
" g; m% X' B& i4 R' J" n) f  
夜幕渐渐降临，林中响起窸窸窣窣的虫鸣与鸟叫，雾霭渐起，明月照耀下，却显得身前的女子越发娴静绝美，李子秋一时，竟看得呆了。  
, m" g" `% w( p( o; t/ g9 Y9 J4 f  
很快，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流转，李子秋回过神来，他忍不住狠狠甩了一记耳光，暗骂一声自己无耻，竟沉迷女色行事不端，实在有违君子风度。心神激荡之间，整个人却是陡然果决起来，暗暗想道：  
5 \_9 [' o2 C: `# @0 j" `  
“宗门与师尊，待我恩重如山，别说区区半年多的屈辱牺牲，就算是当真要我性命，也绝不可推脱，正邪之争，自当终结于我辈之手！罢了！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8 A: J  C, E: X0 d) M% |  
/ P2 y( H& I- B  G& v  
言毕，竟再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后退的余地，一把捻起一颗玉丸，塞入口中，旋即又将另一颗玉丸，轻轻挤入念奴娇的嘴里，那樱唇小巧，虽因过度失血显得有些苍白，触手却丝毫不减滑润香软，令人心神荡漾，仿佛连塞入鹌鹑蛋大小的物体，都颇为费劲。  
& y4 t% O: F0 h  
但此刻的李子秋却并不为所动，而是瞬间皱眉低头，薄唇已然紧紧压下……  
  
……6 Q) M$ }/ ]! |$ m  
  
“师兄师兄，我长大了嫁给你好不好？”3 Z  Q3 |+ ~# {/ f1 x) \% O- t  
" U' h8 B. G! Y/ Y\* `  
山门中，小溪畔，总角顽童在打闹嬉戏，童言稚语过家家，端地是两小无猜。  
  
“师兄师兄，这一招为什么我怎么学也学不会啊？”: R5 W\* {$ B5 j+ M  
  
荷花池，小竹苑，长大不少的少男少女同门习艺、朝暮相处，依旧是青梅竹马。  
  
后来……( M) d! P& w# f6 d7 M  
  
十八岁艺成下山，五载光阴几度生死，终博得正道之光的荣誉，却与山上那个渐渐长成，出落得越发标致的少女慢慢聚少离多了啊……4 Q4 k5 H- k" U: Q5 t8 B  
  
临下山时，那一个师妹鼓起勇气偷吻自己然后跑掉的夜晚，月光也似今日这般温柔吧？+ Q, x: z: j# y9 T( f( T; n# P  
  
这一次消灭了天魔宗，也是时候该向师妹提亲了！6 i. S% L4 A/ l  
  
……7 Y. S" P9 g" o, m9 ]$ P  
  
心神一个恍惚，已是物是人非、桑田沧海，想起方才自己最终做出的决定，李子秋有些赧然，自觉实在愧对师妹，但回神之后，却已无暇多想，不得不开始接受周身传来的极其陌生的触感。- L/ Z9 @! a# M" r8 C8 G" S  
  
肉身的灵觉仿佛被百倍放大，哪怕隔着柔软的内襟小衣，荆钗布裙依然有种难以言喻的粗糙摩擦感，让她倍感难受。  
  
长发束成了发髻，在头顶盘旋固定，插着凤尾发簪，感觉分量比原来重了不少，耳坠略微牵扯，仿佛连风吹时，都在轻轻晃动揉捻着敏感的耳垂。3 X. n, V: m& T! k  
! N, |& A" m; |" k  U5 L- q% C  
胸前变得沉甸甸的，分明还被那妖女勒上了许多层的布襟——李子秋此刻只能盼望着这对“美人必争地，英雄温柔乡”别太大，不然像那些青楼窑姐一样，当真影响动手。  
6 O% h9 ^: V- K. O5 i  
而更明显的变化来自胯下，没了原先那个坠物，总有种空荡荡惶惶然的感觉，凉风透体，让人心神不定，似乎无由来的便少了些底气。; M3 o. t! l- Q\* X$ D4 U& K- o  
8 E; c4 v, `5 Q" P! q  
与这些身躯上突如其来的异样感觉相比，此刻五脏六腑那如同撕裂般的痛楚，都仿佛已经不值一提。- d9 Y/ a6 ^6 X  
+ G1 J0 ^0 Z( j& |+ R0 F7 [  
“子秋，气沉丹田，稳固心神，你此刻重伤在身，为师助你运气疗伤！”/ b/ F% d% f7 o( q3 A9 y  
  
李子秋迷迷瞪瞪之中，忽然听到师傅那熟悉的声音，不及多想，体内功法已是自然而然地开始运转。  
. g0 ^( w, G9 O" m  
只不过这一次运转的再不是他熟悉的玄天功，而是另一种同样玄妙，却又迥然不同的功法——天魔宗镇宗功法天魔典！7 J8 }& t, U) Z0 b" {" K  k  
  
与正气浩然的玄天功相比，天魔典走的是阴柔诡魅的路线，除开奇经八脉，还要打通周身其余大小穴窍、支脉，练就天魔体，其阳称为天魔圣体，刚猛无双，其阴则称之为天魔媚体，妩媚妖娆。\* {! `! Q# I; n& J9 s) L  
  
此刻内劲流转周身，李子秋方知念奴娇虽然修为与自己一般，只不过地境巅峰，但这神妙之处足可与玄天宗空明道心相提并论的天魔媚体，居然也已达到了极其罕见的第八重境界！难怪连寻常天境初阶的长老，都不是她的对手！  
7 |# V, F) |3 d9 u+ Q\* G  
光洁细腻的后背隔着薄薄的布衣，紧贴着师傅那双粗糙宽大的手掌，原先甚是熟悉的炽热男性气息，此刻却让李子秋有些没由来的心猿意马。  
  
幸得雄浑的玄天功功力似温柔的溪流，开始源源不绝地灌入她现在这具身躯，让李子秋不敢分神大意，小心翼翼地逐缕化解吸纳。5 E, l" D/ q7 b/ ~  
  
正邪本不两立，若身后师尊洪山涛手上的劲力稍稍狠上半分，那恐怕就不是在替她疗伤，而是取她性命了。  
  
半晌，月上中天，功力损耗大半的洪山涛收掌而立，头顶已是氤氲一片，但此时念奴娇这具躯体之前被李子秋剑气所造成的伤势，也不过才好了有三四分。  
  
李子秋察觉到后背双掌离开，炽热气息不再，恍惚竟有些恋恋不舍，但旋即又回过神来，立马以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镇住肉身的悸动。她仍觉周身种种异样难受，所幸肺腑痛楚大减，寻常行动倒是已经无碍，只不过短时间之内，怕是无法与同级别的高手剧烈厮杀了。; u. w$ T& I7 O  
  
见师傅已经起身，李子秋自然也紧随其后收功而起，她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脚下竟踩着一双四寸高的琉璃莲花鞋，露出大半白皙脚背与十根晶莹玉趾，莲花鞋造型古怪，后跟高高抬起，鞋底以硬骨支撑，前低后高的鞋型，更是将她那小巧的足弓近乎绷得笔直，若不收腹提臀，实在站立不稳，别说走路，光是这般站起来，便已是仿佛扶风弱柳，婀娜摇曳。  
" e" b/ }( K  w4 ^6 c( \_& t- y\* }\* d) Q  
但饶是加了这四寸高度，此刻她“李子秋”的身高，虽说在女子中也已经算得上是颇为高挑，却估摸着仍是比原来自己八尺男儿时矮了不少。  
  
“子秋——时间紧迫，为师长话短说，稍后我们就会带走你原本那具躯体，将他禁锢藏匿起来，之后对外声称你手下留情后，被那邪道妖妇偷袭重伤，觅地修养去了！同时我们还会收拢此地其余正道弟子，让你有机可乘，能够返回城中养伤。”8 ?9 D1 a7 [! s! [8 N7 g  
5 O% b7 f7 Q  q4 c\* t) ?. z% W  
“邪道援兵不日即至，你需与他们接触，找机会重新现身，坐实念奴娇的身份，以免他人生疑。切记，今后若再遇上正道弟子，你能饶则饶，若不能，也不必留手！大丈夫为成大事，当不拘小节！不以仁慈为枷锁！”2 c6 ]; U5 ]! l: J  
. h+ Z% a) e/ E+ h$ O& k  
“天魔宗当代宗主魑魅妖女为人阴狠毒辣，心机诡谲，你日后回归天魔宗，需小心应对，但天魔盛典之前，她当绝不至于与你为难。咱们所谋划之事，若事有可为，自当将天魔盛典相关讯息设法提前传递出来，以便我等正道修士针锋应对；若事不可为，也当设法从内部破坏此次天魔盛典，削减天魔宗未来百年气运……”  
2 K# F# q1 y\* F1 c8 M5 [6 B  
……  
  
“为师……等你回来，向——小婵提亲！”  
  
洪山涛百般交代，情真意挚，显然关切至极，等最后这句承诺一说出口，更是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决意玉成好事！  
8 ]7 L/ K5 F5 h0 A  
而李子秋听闻至此，早已是又惊又喜，心如鹿撞，羞得脸颊通红，她——自是没有想到，自己与师妹的事情，师傅竟早已心知肚明。  
  
当即欢喜不已，不知不觉便盈盈拜下，裙摆若莲花盛开，旋即才发现不对，连忙改成男子大礼姿势，叩首行礼，婉转娇声勉力捏出昔日的低沉浑厚，诚恳拜谢道：  
  
“弟子谢师傅成全！”. q7 w4 D5 ^; \" ?( Z  
  
她与师妹皆是孤儿，有师傅做主，月老好事自然可期。7 Q! R! Z" G: [4 I8 ~  
  
另一旁，刘忠泽待洪山涛虚扶托起李子秋后，才笑着轻声叮嘱起来：6 \_5 m, L+ Z  E1 |  
  
“子秋，今后你若需传递信息或是有别的需求，只消在江湖现身，以北极丰都招鬼神法印为暗记，我与洪师兄必有一人及时赶到，全力配合于你！此外，魂蛊只要不损坏，便能继续使用，日后将教由尊师保管，免你后顾之忧，此事我二人也已盟誓绝不外传，且事后不论成败，也只会言及邪道妖女为你所制，倾心倒戈，绝不损害你之声名，师侄大可安心！”  
+ D; w4 m" C5 o/ W" i8 `  
“你今后遇邪道中人，遇棘手之事，若有不好应对的，只消用心体会，自可从肉身之中获取记忆，凭本能行事。但此法切记少用，以免空明道心蒙尘，无法挽回！”  
  E8 O1 d\* @7 M+ g$ W  
……  
1 W9 E, c% X. E8 N% z  
一番交代之后，刘忠泽才终于住了嘴，随后，他与洪山涛相视点头，各自后退了三步，竟突然同时拱手，行大礼参拜道：  
' q9 O  y: l5 q6 H9 p9 I  
“子秋此举，不啻于割肉喂鹰，以身饲魔！玄天宗洪山涛（龙虎阁刘忠泽）代四派八千子弟，代正道百万英魂，代天下苍生——拜谢！”  
  
李子秋听得动静，已是无比骇然，自古只有徒弟拜师傅，哪有长辈叩晚辈的道理？$ w& {# {, @. {  
4 n3 N$ @/ k. T0 P9 p  
她下意识地便施展开天魔身法，须臾之间前赶四步，伴着一阵香风，将两位尊长扶住，道：  
  
“师傅——”  
# ^2 j' D  @7 V' W; \_! Z- c  
李子秋话一开口，已是霎时难堪得无地自容，原来这荆钗布裙之下，内襟小衣之中，竟然零零碎碎穿戴了不少银铃铛，她刚刚略一行动，便是叮叮作响，引得周身酥麻，欲念丛生。0 F/ ]( D  h" i2 F0 G  
! \( p# R\* r7 T' ~0 t  
好容易再度稳定心神，李子秋紧忙正色道：- K6 S9 U6 ?  e8 O( X% {! [  
  
“师尊与刘师叔切勿如此折煞师侄，此事份所应当！只愿功成之后，道长魔消！江湖从此太平罢~！弟子——定不负您二位的期望，此事不成，誓不回返！”' H+ l" G$ Q6 [- Q1 m. H" H5 U) L( w- p  
) z+ j6 ^\* [9 C' f4 G4 ~  
洪山涛、刘忠泽二人选择性地忽略了那些奇怪的铃铛声，顺势起身，耳听得那陌生的娇俏嗓音，却依然是那熟悉地毅然决然地语气，不免心中同时松了一口气。# u" d$ N8 A# K' [  
, Z2 p# [# Z6 I- x  
灵魂转移之事，实在过于虚妄，哪怕这两个当事人，其实也不敢确认到底能做到哪一步，尤其是以男替女，以正道之光，化身邪道妖女，此间种种难处，更是千古闻所未闻，他们自然担心李子秋不堪之下，半途而废。, B' i/ g! ?1 h  
& \_: k0 a$ o4 a9 ^9 k  
此刻举动自是刻意施为，但终于听见“念奴娇”发自肺腑的承诺，自然知晓李子秋已是打定了主意，哪怕千难万险，也绝不会放弃的了。! f2 Q1 O# t4 W2 e+ x  
  
旋即，又纷纷想到，连他们这些当事人，对灵魂转移之事都如此难以相信，那天魔宗那些人，自然更不可能猜测到此刻“念奴娇”体内的灵魂，竟然会是正道之光李子秋——如此，便绝无可能怀疑她的身份，那破坏天魔盛典之事，当已有九成八的可能！3 |6 f& g  K1 ?!

\ 第三章 密室春光2 ?1 }9 @0 d5 t  
# v. B7 v( c$ [+ \_$ U  
一番惜别之后，昏迷的“李子秋”被洪山涛与刘忠泽联手带走，未来多半年，必然是要将这个假的正道之光禁锢藏匿起来的，以免坏了大事。  
  
空寂的山林中，独留邪道妖女“念奴娇”一人。  
5 S3 J, e8 K" Y  
此时已近天明，东方隐约露出晨曦，只是天色还甚是黯淡，初秋时分，林中寒意却已相当沁人了。& t. w5 B/ w  E  w4 K  
  
孤零零的李子秋顿觉身周越发孤寂幽冷，恍惚间才明了自己究竟做出了一个怎样艰难荒唐的决定——昨夜堂堂伟男子，今时翩翩女娇娥，甚至，还不只是普通女子，而是昔日最为他所不齿，为天下人所鄙夷的邪道淫贱妖女。. @, \' m$ e" N1 h2 Z0 r+ G  
8 B" u7 G5 X1 i  
但此刻，为时已晚，她却是连苦笑都已笑不出来了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李子秋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下意识地便用双手抱紧了娇躯，待触碰到那被布襟狠狠裹紧的贲起后，又惊吓离手，慌忙松开，然后，叹息间再重新用力抱紧。  
9 }1 q7 \_5 R' m. K  
今后多半年，她都将是此般模样、这具身躯，自然绝不能再扭扭捏捏，徒留破绽。况且，此刻的她仍是重伤未愈，一身天魔功力发挥不出三成，实在难以做到寒暑不侵，如此抱紧胸口，似乎还有几许温暖可寻。5 A7 l0 Q, d\* v; j% n  
  
肉身的记忆，仿佛丝丝缕缕初秋的薄雾，在源源不断地浸入她的魂灵，所幸果然如刘师叔所言，凭借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护体，李子秋掂量着自己暂时还没有迷失之虞。但以此推测，至多不过三年五载，她仍有可能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，当然，那时候的她应当早已经换回成原来的身体了吧？  
  
林中并非久待之地，尤其是自己伤势未愈，需得取用些上等药材静心修养几日才好，周遭百里，扬州城自然是唯一适合的地方，这——当然也是师尊他们为何会提出创造机会让自己回城养伤的缘故。  
# M+ S0 h$ v- s  d- S( \_  S, ^  
李子秋稍作适应后，便施展开天魔身法，足尖轻点枝干，快速略过丛林，往扬州城赶去。只是连她自己都没有发觉，此刻她的神情动作，已经再无昔日的半点英朗帅气，而是自然而然地曼妙婀娜起来。8 ^2 V/ \( G- [  H& r  
  P- x, f) h) T\* u  
扬州城中因昨夜的正邪厮杀，后又追剿，已是一片大乱，此刻城门仍旧紧闭，正道弟子召集了城中官府兵丁，正在大肆搜捕邪道漏网之鱼，昔日上百人的偌大据点，这次能逃脱的，怕是连十指之数都没有。" P& }6 D9 Q0 ^3 C  
  
也不知是怎么泄露了信息？李子秋柳叶娥眉弯弯蹙起，姿态顿时让人怜惜，略一思索，又不禁哑然失笑起来。  
  
她却是在自嘲自己险些弄错了身份，作为先前全程参与此事的正道**玄天**宗首席弟子李子秋，“他”自然知道，原是幽冥门一处分舵舵主叛变投敌，给龙虎阁带去了这个据点的详细信息，才导致邪道受此重创。1 x8 c+ L) H8 s  
  
这些事情“念奴娇”不知情况，“李子秋”却是一清二楚。  
  
肉身的记忆，也随之自然而然地泛起浪花，李子秋很快想起，当时“她”正乔装打扮，在据点中向人询问一位正道长老行踪的讯息，却不想竟倒霉透顶，猝然遭遇此番大难，险些身死魂灭。  
/ F% d6 p" y/ r$ T# i  
不过幸好天魔宗在扬州城里仍有数处隐秘据点，都还没有暴露，足可让她过去潜伏养伤，以待援兵。  
  
师尊提及他们返回之后，便会以扰民为由约束正道弟子，予她回城的可趁之机，李子秋自是相信的，但也绝不会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此，毕竟，她现在的身份，已经变成了邪道妖女——念奴娇！& W  P4 Z3 I7 H+ j$ N) p( T  
1 s" e0 v" X+ p8 @) I/ I  
诸般行事，需得越发谨慎小心才好！  
/ ?& x: H7 E# Y4 b: x9 O  
不日邪道援兵抵达，必然会对城中的正道人士开展一轮报复，师傅后面那句为成大事，当不拘小节！不以仁慈为枷锁的话，李子秋自然也是听明白了，唯有借此机会，她以念奴娇的身份重新现身，且当众重创甚至是斩杀数位正道中人，才是最好的消除他人怀疑的办法。+ t+ o7 L4 P% K/ v7 Y  
  
可是——  
  
罢了……  
  
伤而不杀便是了！4 z4 |, N+ Q; Y1 S4 t  
  
李子秋一边思索，一边快速回到了扬州城脚下，转换身躯带来的异样，仿佛已经渐渐变得熟悉，不再那么让人难以忍受。只是身上那些穿戴的铃铛，仍是恼人的叮叮当当响个不休，似乎生怕无人知晓她已到来一般。  
  
幸好，银铃不大，清脆的铃声自然也传不了多远，今夜的扬州城，鬼哭狼嚎，人声鼎沸，倒也不至于太过泄露她的行踪。  
  
扬州城四门皆闭，且多有正道弟子把守，自然不用考虑硬闯，城墙高有五丈，若是全盛之时，她自然可以凭借天魔身法飞身越过，此刻伤势未愈，却是难以办到了。  
6 {9 P; {" j\* [0 D" f  
不过来时路上，李子秋便已经想好了回城的办法。: B( y, x/ p% F% E0 k+ `\* E, ^  
3 @& H9 L% @" k+ V  q  
里运河穿城而过，虽有阻隔，也难免有人巡守，但以她此刻这具肉身的水性，一口气潜游百丈开外，自然足可安然潜入。  
8 ?; N8 b; O: N' u/ K  
身上伪装身份的荆钗布裙，粗楞楞地摩擦着敏感且稚嫩的肌肤，实在难以忍受，李子秋早就觉得累赘了，当即毫不犹豫地便脱掉扔进了草丛，如弃敝屣一般。  
  
原先以为的内襟小衣，不想却是一身颇为精致的白色缀花衣裙，广袖流仙，轻云出岫，只可惜过于妖艳，本就若隐若现不说，还裸露出大片肌肤，而伪装身份时裹在胸前的布襟也不是它物，而是原本缠在胳膊上的薄纱罗披帛，这一身装扮，美则美矣，但说实话李子秋觉着哪怕青楼女子穿着都嫌暴露，真不知这妖女怎生会喜欢？8 I; `$ x8 C( P2 b3 Z0 S  
罢了……% R  ]6 G  V. d7 }  
" K: b+ \5 p\* C  f) a  
此刻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，仅有的衣物自然不便再继续脱光，李子秋自城外便跃入水中，强忍凉意，如游鱼般快速划过，宽阔的河面只留下一道涟漪，又很快湮没无踪。# b2 v) p& {) ]% Y% Y  
  
不多时，李子秋便已躲过三处暗桩，避过四拨巡守的正道弟子，悄无声息地潜回了城中。5 H1 e, \_, X; s; s1 M' E' V# k  
  
运河南岸，一处普普通通的临水人家，家主姓赵，原是个老铁匠，死了有十多年了，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子承父业，家境勉强也算殷实，只不过他为人过于老实木讷，虽然快四十岁了，却仍是个光棍。  
: }! d& v# I3 d) W( K+ m/ Q  
这般身份之人，在扬州城内犹如过江之鲫，毫不起眼。因此自然不会有人怀疑，这里竟会是天魔宗在扬州城内设下的六个隐秘据点之一。5 a1 \_6 g# C  G4 S1 I4 v; W$ M  
  
三长一短，间歇四次的敲门之后，原本沉寂无声的房中亮起油灯，随后临河的房门被微微拉开一道缝隙，昏暗的灯光后，浮现出一张饱经沧桑的黑黢黢中年男子面容。  
  
他似是没睡醒般，迷糊着眼睛，看也不看地问道：  
+ ^\* T6 [: d! {" }, Q  
“尊驾您找谁？”  
  
浑身湿透的李子秋，曼妙身躯曲线愈发突显，此刻牙齿都忍不住在打着冷颤，却仍然不得不调动肉身记忆，抬头仰视眼前的陌生男子，以天魔宗天魔女特有的暗号，娇声开口道：& {' d# K% e+ z4 Q1 N( O& d  
  P" T0 h2 J/ a\* T# D' C  
“天神下凡！玉女登仙！”  
  
男子闻听此暗号，已是大感意外，浑浊的双眼陡然乍现精光，转眼一瞅来人如瓷娃玉雕般的绝世容颜，登时更是唬得大惊失色，忙不跌将房门打开，跪地行礼道：& `/ X% S$ z! v" I; y3 O# t  
  
“小人神教五等弟子赵光明，见过天女！”  
4 L7 m/ }! l: u3 |+ @\* B$ Q  
李子秋闪身进入房中，顺手再将房门关紧，耳听得门外并无甚动静，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她伸出如葱玉指，纤长的粉红色指甲在赵光明眉心轻点三下，道：) H" g2 b2 ]' }1 G  
6 D( }7 d) q' A  `  
“无需多礼，可有密室？热水？”- I( C( B/ o% i5 m) ~  
; |' J2 [; o4 ^  
赵光明顺势起身，头也不敢抬地道：3 l$ M% w: R( j\* c1 Y  
: W5 h5 X' V/ ?2 f\* K/ e# W# l8 E  
“昨夜风紧，小人已提前预备下！”  
  
李子秋目光柔和下来，虽说分属不同阵营，且正邪敌对，但如此机警的下属，自然谁都欢喜。  
  
“且替本宫寻一身换洗衣裳，嗯，要宽松些的，另外家中若备有人参，雪莲，灵芝等物，速去熬煮了端上来！”2 @2 g3 {$ L( H' M( p6 }# C  
  
赵光明闻言紧忙答应下来，旋即笨嘴笨舌，关切问道：( N' U- F4 T) \_  
  
“小人这里常备有二两老山参，小的这、这便去熬煮，只是不知天女伤势如何，是否需小人，那个，去临街巷子的医馆再抓些药材？”3 P2 c7 O! g; o  
  
李子秋略一蹙眉，旋即摇头吩咐：  
4 {. p: q1 H- C3 {& s/ C  
“抓药之事且等天亮再说，此时不可多动，以免他人发觉！”  
# B2 ^! E" f7 K0 H1 V, U  
赵光明自然老实照办，将李子秋引入密室后，连多看几眼的勇气似乎都没有，赶紧匆忙转身退走。  
  
甚至离开的时候，因为紧张还一不小心打翻了门边的铜盆，笨手笨脚的模样，看得李子秋忍不住莞尔发笑，带来满室皆春。  
& {2 e+ V7 j6 B: s  
密室方圆不过丈许，此刻点着数根铜烛，倒是光亮，一盏屏风背后，立着一块等人高的铜镜，镜前木桶中，已经盛满了洗澡水，仍在冒着氤氲热气。' f\* {\* T\* \/ |  
- m; @9 Q6 E4 I$ N  
柔荑探入水中，入目之处，是纤长的手指根根次第舒展，粉色的指甲颗颗圆润光洁，这双手，纤秾合度，白皙无暇，让李子秋恍惚有种陌生的感觉，她试了试水温，倒是果然正合适，看起来这位名叫赵光明的弟子，确实是有心了。& [% j' H, T2 |# \_/ `" t( F\* p: R4 q  
  
收回双手抚在胸口，感受着那被已经湿透的薄纱罗披帛裹紧的双乳传来的挺翘触感，怦然跃动的心跳让李子秋神色微微一滞，旋即便又释然，她轻笑一声，坦然地将披帛全部解开。  
  
然后，她忍不住暗啐出声——1 W5 L0 P8 x  s% V2 s7 S  w  
  
下贱！3 r+ Y$ X4 e% H8 J' s8 l! R  
  
这对随着束缚解开，开始突兀弹跳跃动的男人玩物，立时将半透明的白色亵衣涨满，雪腻的乳肉更如水波般荡漾起来，一条深不见底的紧密沟壑也随之出现——她们竟然当真比青楼窑姐还要壮观！而那两颗凸起的幼嫩红杏之上，竟然还一边穿戴着一个小指大的银铃铛！  
! w+ P- R. }9 N% r! k( B4 S\* U0 d  
甚至还不止如此，念奴娇这娇躯周身上下，臂钏、手镯、脚环等等，一应俱全，穿着衣裙依然裸露的蛮腰之中，小巧圆润的肚脐眼上也被钉了个银铃，环绕着腰窝缠绕着数根缀花银链，极尽妖娆妩媚之能事，摆明了就是为了方便男人窥视。& U; G8 ]- J0 b7 l8 T2 g- p  
  
而且，这些银铃银环都不是俗物，所用之银，也都是极其罕有的秘银，硬度非凡，刀剑难伤，且多半是趁着念奴娇幼年之时便已戴上，此刻李子秋便是想脱——若不砍手断臂，显然也已经脱不下来了。  
0 n  l. G, N# @8 p% [  
尝试无果之后，李子秋只能放弃，披散开长及膝弯的柔顺青丝，又将上身已经只是勉强遮挡住胸口旖旎风光的亵衣果断褪下，然后才将堪堪裹住挺翘臀部的短裙解开扔在一旁——这中空的短裙，本就裸露着一双白皙纤长的大腿，当真穿与不穿没甚么太大的区别。( }: E- y8 R8 R  
  
不多时，她便已经赤裸地站在了水桶前，那一面等身高的优质铜镜，在烛光中将李子秋此刻不着寸缕的娇躯倒映得纤毫毕现。/ I\* X: T5 m  r+ F# f  
2 }1 J- S0 q2 I" A" m  
虽已早知此妖女艳名，但直至此刻，李子秋方才深信传言不假，念奴娇不愧于当代天魔女，容貌身材，都已臻至绝世之姿。江湖武林，万载千秋，能与此刻自己相提并论的绝代佳人，恐怕充其量也不过一二人而已。, w+ E2 l0 J, E  B  
1 f: `% F6 P\* E% }1 A; P  
玲珑娇躯，宛若白璧无瑕，除了那对玩物，其余地方当真堪称增之一分则太肥太高，减之一分则太瘦太矮。且肤白如雪、滑若凝脂更绝非虚话，尤其是已然达到八重境界的天魔媚体，更是令她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一言一语，都自带完美融合的圣洁与妩媚气息，足可让任何一个男子垂涎三尺。6 J: B# `: Z( k- e7 l4 r% Y$ \_- j( ?  
% b! r7 S  }$ t( b+ V  
待目光再扫过那已经变得极为陌生的胯下，李子秋更是难堪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，只见两痕雪白似馒头微微隆起，些许嫩肉若蚌女含珠，欲说还羞，周围不见一丝毛发，与原来自己男儿身躯时，竟是十足的不同。4 ?9 Y9 h  O- ^, a6 R. Q5 s$ G3 m1 M  
3 o! S  ]7 {( v5 h6 O# {  
……0 `% v  q1 v7 L# O' G  
' Z4 @1 z; Q4 e1 l0 i) U; f  
水声终于响起，雾气蒸腾，密室之中，春光一片。3 a& `4 I7 b5 P3 x( R# L/ F0 ^+ f  
# \' `! L5 b( l6 Z  
一道低沉的目光，自暗孔消失，一声轻笑，微不可闻——  
  
“居然是白虎？呵呵……”  
, A% E# I! g: u' p% ^8 H  
4 o& J' j  b" \_! {5 A6 L  
第四章 道心蒙尘  
  
彻底洗漱之后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凭借肉身的记忆，李子秋细细料理停当恼人的长发，又换上一袭新的淡黄色亵衣长裙——如果不是鼓鼓囊囊几乎顶破衣襟的那对玩物——穿着这件宽松长裙的她，整个人绝对称得上是出水芙蓉，亭亭玉立。  
5 F  ]. w4 A4 U7 X0 {  
“罢了，回头还是换上自己先前洗好的那些衣物吧？”% d+ v' l6 p' S# o  
  
李子秋感受着胸前的紧迫，忍不住暗暗蹙眉想道。那些衣物，俱是天蚕丝所织就，价值连城不说，且全都是为她量身打造，大小正好，虽然有些过于暴露，穿着起来却终究舒适不少。  D) s- n/ ]- Q7 Z  
  
赵光明在她沐浴完之后，便及时赶了过来随侍左右，端茶递水，尽显殷勤模样，且目光绝不偏移半寸，让李子秋不免越发生出几分好感。甚至忍不住以天女姿态，刻意多过问了几句，自言回去之后，必会向宗门管事举荐一番云云，自然凭此收获了赵光明的不少感激。  
  
如此御人之术，李子秋先前身为玄天宗首席弟子，却也并不陌生。+ x4 W2 H) e9 H: H; D; A  
7 \. c' D; \) \6 u: Q( Y  
不多时，参汤已经熬好，淡黄色的汤水中，几片老参浮沉，飘散出淡淡的药香。" o8 e) v6 s  m; N  K0 F, L: G  
# r9 ^( ~% D& o. P! m$ Z+ A: J  
虽然这参汤表面看起来很是正常，但江湖经验不少的李子秋却也并未大意，她刻意当着赵光明的面，琼鼻微嗅，香舌轻尝，确认了参汤并无异状，且所用之参，也确实药力十足，并非假货之后，才微张红唇，轻抿小嘴，趁热饮了个干净。; m7 S% I% @1 @\* @& K  
  
然后才解除心疑，挥挥手示意从始至终没有流露出半点异样不满的赵光明退下，自己则跌坐在床头，开始运功疗伤。  
  
然而李子秋怎么都没有想到，等她双眸阖上之后，赵光明那看起来老实的面孔却是突然微微一哂，随即又彻底收敛，不露丝毫破绽，悄然退出房间。  
  
他确实没有在参汤之中添加半点其它药物，因为他知道绝无半点可能瞒过本门天女，但这参，却并非普通老参，而是产自海外的洋参，本是男子滋阳补肾的大补之物，女人喝了么，也没什么，只不过除了疗伤的功用以外，还会有些燥热悸动，浑身乏力，饥渴难耐的副作用而已。( x& I1 Z7 c4 I2 s\* t  
& ^& r/ ^, U) ^0 h8 m  s$ Z  
一时沉寂无声。  
5 E% ^6 p! U1 v7 l  
并未发觉丝毫异状的李子秋勉力运转起天魔功力，阴柔的内劲裹挟着丝丝药力，流转全身，次第滑过奇经八脉，遁入周身大小支脉、穴窍，最终浸润滋养五脏六腑。  
  
原本停滞在三四分的伤势，也开始缓缓地继续好转。4 W5 W% s7 u; ~  
  
直到约莫过了一刻钟之后，李子秋才骤然发现异样，她惊觉自己心头竟突兀出现丝丝缕缕的燥热，淡然心境开始悸动不安，本自清凉无汗的娇躯周身，竟也泛起层层细腻的轻汗、浮现浅浅诱人的异香。  
; ~) \_! E\* Y0 q\* ^/ m  
她蓦然睁眼，那眼神已是柔情万种，欲待起身，却已是筋骨酥软、周身乏力，呼吸吐纳间，更是忍不住娇声微喘，呵气如兰。  
  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  
  
李子秋虽早已非江湖菜鸟，但却素来洁身自好，且自幼修习纯正的玄天功法，不泄阳精，对于男女之事，当真不过一知半解，此刻竟是对自己身上这种种陌生的异样，彻底手足无措！- j3 E6 E! K% Z+ w0 C! E7 P! j  
/ o: K. C' [% l" X  
所谓淫邪妖女、人尽可夫，她虽然嘴上说得头头是道，但到底怎么个淫邪法，怎么个可夫处，坦白来讲她却还当真不甚清楚，不过江湖正道，人人都这般说，她便也就这般信罢了。  
6 O: T5 \$ z\* x) e  
密室之外，眼见天女身上药效开始发作的赵光明，却并未贸然进屋，而是稳了一手，他直接站在了房间半开的窗外，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苟且之事——( |& ]: g' d! N7 j2 m: \_  
  
晨曦中，他那常年打铁练武造就的如龙精虎猛一般结实的身躯，通体散发着黑黝黝的光泽，饱满的大块肌肉，仿佛钢铁铸就。# \/ D4 J) ~\* i8 ?5 ]  
% I! `+ B" i; q7 V  
他的口鼻之上，竟还紧贴着李子秋早先晾晒在隐蔽处的亵衣短裙，木讷的眼神再无半点先前的唯唯诺诺，而是似虎狼般凶悍而又贪婪地窥视着娇躯已经瘫软在床头的李子秋。" G/ O$ `\* r/ \_4 D  
" E# |% M2 {& \3 \  v  
略显刻薄的嘴角，挂着满足且轻蔑的淫笑，宽厚的肩胛与胸膛，一滴滴豆大的汗珠接连涌现……  
3 J5 f" L. f& Z" U  
“呼呼呼”低沉的嘶吼接连不断地发出，伴随着的还有一连串“啪啪啪”地巨大摩擦声。  
; M  t; b6 \_! S. q  
哪怕隔着门窗墙壁，依然让李子秋听得心烦意乱，越发觉得胸口酥麻刺痒，嘴唇干渴难耐，想要侧目闭眼，不去看他，却又似乎丝毫压制不住心底那渴求窥视的欲望。  
  
这种昔日司空见惯，压根就不会在意半分的同性身躯，今日竟似乎让她生出种种极其荒唐的联想。  
  
不知不觉，李子秋竟然生涩地微微张开了小嘴，滑腻的丁香小舌轻轻扫过唇珠嘴角，一遍又一遍……% X. b- l/ z; X; R4 |  
5 A. I$ h/ r! c" M. @  
她忍不住叹息出声，放任肉身记忆彻底掌控身躯，中指与拇指已是熟稔的靠拢，纤长的指甲轻轻按住了饱满欲裂的胸口，那两颗红杏已然挺翘立起，稍稍一碰，便是一阵阵让人筋骨酥麻的刺痒，这种直入魂灵的舒爽感觉，让人欲罢不能！. ?/ {1 i; r" R  
3 G! |  H; m4 w, }1 H  
胯下极其陌生的需求感如大潮汹涌澎湃，一丝丝粘稠的液体缓缓流淌，内壁的褶皱也开始轻微地蠕动起来……  
  
好想……好空虚……好需要……填满……  
# i- t0 p9 J4 K5 t2 A5 z  
门外，“哦哦哦”的叫声突然停止，让几乎已经彻底沉迷在肉欲中的李子秋仿佛连心脏都漏跳了一拍，她当即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自己此刻的窘态，忍不住手足无措，高耸的胸脯更是剧烈起伏，不行——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 
( ?' [% [: {  Q: b. A" ]$ S  
“啪啪啪——”眨眼之后，恼人的摩擦声重新响起，仿佛催眠曲般，让李子秋也骤然再度迷离，不知不觉双手又已开始缓缓捻动……/ p/ r/ `) R2 Z6 m+ Y! `1 d% ~  
  
“不行！绝不可如此！”+ K2 h" L5 y' M! t  
  
急剧跳动的心脏似乎已经快要越出胸腔，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终于再次发威，让李子秋从进一步自渎的边缘，彻底回过神来。; a  U8 r' u. R) N. c  
  
方才短短片刻，她竟已是浑身大汗淋漓，香躯娇软，媚眼如丝，整个人都透露出丝丝缕缕淫糜的娇香，粘稠的透明液体，更是透过裙衣，浸湿了大片床单。  
  
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' ]5 K/ b7 \" p! A9 Y  
  
李子秋全力运转起八重空明道心，试图彻底摆脱肉身的淫欲，但直到这时候她才发现，同属第八重境界的天魔媚体，不知不觉间竟也已被彻底唤醒！4 I" |9 D\* Q7 F  
3 o; c. E, `/ F$ X) X9 Y: m6 h  
她虽已回复澄净心思，道心若琉璃不染尘埃，很清楚此事必有蹊跷，绝不可继续进行下去，但却仿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肉身！甚至，反而还被肉身枷锁传递的种种旖旎，倒过来污染了空明道心！  
  
银铃仍在轻响，娇躯继续酥软，双手似索求无度，不断地上下抚摸，舌尖也依然不住地转圈舔舐，欲火丝毫不减，甚至还越烧越旺，这幅她自己演绎出来的春宫图景，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  
  
窗外，早已谋划多时，时刻关注着这一幕的的赵光明，又怎会放过这等天赐良机？' A0 m! F# l2 ?; b' F& {. I  
房门吱呀一响，赤裸身躯的他带着满脸淫笑，已是昂首挺胸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迈步走入房间。  
  
李子秋闻声抬头，刚欲张嘴呵斥质问，但只一眼，便仿佛她所有的视线、全部的心神，周身上下亿万万个念头，都在这一刹那被彻底褫夺！  
1 F4 f) r8 z3 a% |' K\* Z. O, Z  
整个天地都黯淡下来，似乎唯有那一条青筋突兀、黝黑粗大的巨龙，涨满了她的整个视野，充斥了她的全部心神，填尽了她周身上下的亿万万个念头！  
  
直到这一刻，李子秋方才明白，原本属于念奴娇的这具肉身刚刚渴求的究竟是什么！+ \6 f\* a: j' [2 z" L9 t  
  h( f/ D( `7 w/ b- r( B& p9 s; I  
那是原本属于她，此刻却已失去的男性器官！5 c, P" ?. p& F$ V# h- n7 \_( ^  
  
那是令她魂牵梦系，念念不忘的擎天玉柱！  
. @' R. g& \_1 L4 C' R+ ^  
那是这世间唯一可以拯救她的苦口良药！+ \! ^  s" [8 a5 n/ a( q( @- {4 k  
- A" M6 ?6 Q3 T& r- C0 o  
空明道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，骤然发威，虽然暂时已无法掌控肉身，却让李子秋重新回复了少许理智。4 h6 \_' j  L5 ]7 D1 n9 Z) f) k  
: ?- i$ G/ D\* x. L" T& B5 D! v3 j7 A  
李子秋早已被浴火烧红的俏脸冷若寒霜，早已知晓自己无力反抗的她，妩媚双眸勉力挤出几分凛然的目光，死死盯着那双不断伸向自己的脏手，晶莹贝齿狠狠咬住，恨声道：  
\* \_/ J8 L- i$ K6 u! b9 X  
“赵光明——你敢？莫非不怕本宫伤好之后，取你性命？”+ \# C) j% m! R& ?3 f  
  
赵光明闻言，却是毫不在意地哂笑一声，没有片刻迟疑，一把将李子秋已是柔弱无骨的双手叠起，压在床头，另一只手则在她雪腻的脸颊上轻轻抚摸起来，道：  
  
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若能一亲天女芳泽，小的万死不辞！”\* r: a+ {+ d2 t+ e0 S  
  
李子秋忍受着那粗糙掌纹滑过稚嫩脸颊带来的恶心摩擦感，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炙热男性气息，眼睁睁看着他的脏手滑过自己的眼角眉梢，揉捏鼻尖耳垂，探入红唇贝齿……整个人已是窘迫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她却是怎么也没想到，对方居然已经连死都不怕！6 A: y& t+ Q8 l8 o$ G" R4 B( U  
) o. k! i# K$ v  
她终究还是过于低估了念奴娇这具躯体的魅力，可以说，在天魔宗那等肮脏淫乱之地，若非念奴娇本身修为不俗，哪怕对上寻常天境初阶的宗派长老都能战而胜之，她——怕是早已沦为整个宗门的玩物！  
\* o6 S' @! a+ t! f. s+ @% V  
区区威胁，自然吓不到早已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赵光明，把玩过滑腻脸颊、精致五官之后，他毫不停留，伸手继续往下，顺着白皙脖颈，滑过精致锁骨，宽厚的手掌终于彻底覆盖上了那一对玩物。  
  
“噢——”  
  
“嗯~~”, |' O+ Y6 T  Q' T% d$ s- B  
\* f% g1 h3 Q% d: k9 E. M  
前一声，自然是赵光明触碰到那一手不可掌控的巨乳之后发出的满足呻吟。  
2 O" h\* p/ p5 M2 t3 r1 O+ f. G( s' t0 v  
后一句，却是李子秋被人拿捏住命脉之后，油然生出的连自己都觉得难堪的浅唱。9 u+ r7 t' N5 j& y% w  
+ g4 w: x( g/ @3 v, y, F  
她恍惚竟觉着，仿佛那对小巧红杏被谁捏住，便将让她彻底被谁掌控一般，情急之中，肉身记忆再度泛起，李子秋紧咬牙关，勉力抗拒道:, u1 C3 H2 u4 g9 H! U$ a  
  
“你莫非忘了，本宫乃是天女，本门盛典之前，需得保留处子之身，你——嗯~~嗯嗯~~”  
( i6 R/ S0 ~4 k  
轻拢慢捻，推波起浪，赵光明显然是深谙此道，一只大手，隔着衣襟，竟仍能同时照顾两处需求！  
: D) i0 E- b: {& i- H1 G; M  
他手下不停，一边迫使李子秋发出一连串压抑不住的呻吟，一边呵呵笑道:; I- ^: }\* f% f  
( `! ~5 V5 [  s  
“小人自是醒得，天女无需多言，今日只消您大发慈悲，让小人好好爽一爽，小的自是不敢当真坏了您的身子。”" q1 A# i- {$ F" q  
  
李子秋闻言，心中稍微安定了半分，以天魔盛典之事，反过来制约天魔宗门人，实属无奈，这却是她原来绝没有想过的办法，但此刻，却是什么也顾不得了。  
  
然而，还不等她彻底放心，赵光明已经一把扯开她胸前险些被鼓胀撑裂的亵衣，目光呆滞片刻，旋即回神，惊喜叹道:8 U0 E3 F% ~: Z% m8 s6 P  
% |: Z/ A6 @  Z\* N  
“好美！”  
2 R0 n$ h0 d2 n; @; }+ ^: Q  
感受着胸前突如其来的凉意，以及那如潮水般的汹涌波动，还有那似是被贪婪目光恶狠狠窥视所带来的酥麻刺激，再听得那对银铃乍起的乱响，李子秋已是难堪得无地自容。' M% R: ]1 s9 Y4 x) L( u( \  
: h% s' T, S9 e& c3 A  
她恨不得此刻立马去找师傅，换回自己的伟岸男儿身躯，哪怕当场万箭穿心而死，也总好过此刻被人如此羞辱！  
( b% d/ Z; D$ o; S3 @8 K# C  
但这一切，终究不过奢望。  
  
赵光明小心翼翼地伸出粗糙皲裂的双手，好容易才鼓起勇气握紧那对颤颤巍巍好似完全掌控不住的巨乳，拇指与食指骤然合拢，将那两颗稚嫩红杏同时轻轻一掐。  
" X  S- ]& o5 l7 N% o4 S  
“嗯~~~~”  
  
李子秋雪腻的脖颈高高扬起，娇躯瞬间僵硬，仿佛自肺腑深处发出一声雪亮长吟，经久不息，被解放的双手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！  
/ t+ s, v: j! C# n  
赵光明见状，却是越发兴奋，双手不停，大肆揉捏起来，他双眸精光迸射，哈哈大笑道:' g+ g, s. q- D0 y9 y9 v  
  
“不想天女竟是这般敏感？”  
2 B9 R+ p/ b: I  {  L  
他却是有了些误解，其实原本念奴娇八重境界的天魔媚体，虽然确实远较寻常女子敏感，但也觉不至于这么夸张，实则是李子秋自带的空明道心，与天魔媚体相克相生，相辅相成，导致一加一远大于二，才有了这般效果。  
  
此中际遇，却是当真没有复制的可能！  
9 i: I: q2 \_5 E3 C2 X6 N( m2 n% r2 C  
李子秋恍惚只觉得脑海一片空白，整个人似乎飞到了云端，化身临尘仙子，飘飘兮不知南北；又似乎变成了一只风筝，而唯一牵扯的丝线，却是系在了那一双红杏之上……  
. V5 j' I1 p7 l2 A% h  
酥麻，刺痒，揉捏，推挤……  
\* e6 Y4 \_) P; L6 v\* D  
从未曾体会过的无与伦比的刺激，如潮水般涌来，一波一波将她彻底湮没！/ }% Z- o5 O# |$ C, t. s  
  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好似只有短短一瞬，又似乎已有万载千年，李子秋回过神来，才发觉赵光明手上的动作终于停止，整个人却是已经喘气如雷，双眸涨得通红，如猛虎急欲择人而噬，他竟是被眼前这一幕天女高潮的活春宫生生憋到了极致！再也无法继续忍耐！  
$ R; d6 {7 l2 j6 F% \_0 U4 h  
李子秋看着他的骇人神色，原本刀剑加身都绝不骤半下眉头的空明道心，竟突然涌现点点畏惧，她心知自己若是当真被此人坏了身子，别说破坏天魔盛典之事再无可能，甚至，宗主怒意牵扯之下，赵光明固然九族难留，自己却也恐怕难逃一死，而且，将是作为邪道妖女念奴娇而死，永远不会再有洗刷冤屈的机会。; j6 E$ X, r; C1 h8 M  
; O! f3 X( Y, I8 C/ i# Q: d  
她不由得心思慌乱起来，连琼鼻都忍不住有些酸涩委屈，急切道:“赵光明——哦，不，快停下！今日之事，本宫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不然——不然咱们都逃不过宗主的责罚！”8 d$ n: F1 \_) v$ u& b$ j  
\* @+ i+ D! ~  b  
赵光明不发一语，既不点头，也不摇头，只是贪婪目光愈发瘆人，死死地盯着几若梨花带雨，却越显楚楚动人的李子秋，他如今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！' u7 v) O0 S) C9 p3 s2 e  
1 U- G' R\* q  j9 \\* [2 Y6 B  
半晌，嘶哑的嗓音，勉强压制着难受般，终于轻声开口:  
  
“天女若不想与小人一同赴死，那——便自己动手吧！”\* h9 X, E2 A' D2 `( y; s0 Y  
  
说完，粗糙皲裂布满老茧的黝黑大手，一把拉起李子秋纤小细嫩的白皙柔夷，轻轻搭在了自己那根远较平时更为粗大火热的阳根之上！5 W: P& O9 \_% r. F3 B, n)  
 j第五章 媚体含羞  
  
李子秋撇开了双腿，跪坐在床头，素来无往而不利的空明道心已是瞬间失守，芳心彻底大乱。自八岁之后，哪怕练功负伤再累再苦，也从没有掉过眼泪的她，此刻竟是已经当真如同小女儿家般，开始泪眼婆娑。6 x& @; v, x6 E  
  
羞辱感如汹涌的大潮般，已经将她彻底淹没，似乎连喘息都变成奢望。想她堂堂八尺男儿，正道之光，往日所见所为，无不光风霁月，何曾以这般身份，从这个角度仰视过这等肮脏的男人物事？  
# ?6 y# S: o\* h, h5 z( g  
但源自肉体的深沉渴望，发自肺腑的热切觊觎，却令她仿佛连扭头闭目都无法办到！  
  
那粗如儿臂般的巨龙，通体黝黑铮亮，周身遍布如同老树盘根般虬结的青筋，顶端的龟头更是几若鸡子大小，马眼处肆意流淌着粘稠的淫液，还散发着一阵阵浓郁的腥臭。底部悬着两颗硕大肉蛋，紧紧绷在褶皱之中，周围尽是如荒草般恣意生长的黑色毛发，看起来张牙舞爪，狰狞可怖，令人望之胆寒，闻之欲吐。  
  
酥手不过轻轻一碰，李子秋便已如同触摸到炽热的红碳般，瞬间缩回，她心思彻底迷乱，如花娇颜满是骇然，忍不住惊呼出口:$ ], z' l+ m1 r  
\* J, u7 Y& b& [! {" @8 v  
“好——好烫！”  
6 S4 j% p$ K5 q: a9 l  
她昔日哪怕面对自己的物事，也不过是排泄所需，纵然有些许悸动，也能凭借道心化解压制，何曾想过此物竟还能有这般惊人的变化？2 j: X/ {6 Z4 r$ N  
  
“嘶——哈哈！”  
  
赵光明却是在感受到那小手的滑腻与香软之后，舒爽得长舒了一口气，忍不住发出得意的大笑，随即不悦道，3 R1 K' i8 Q7 p1 T7 @. Q1 i; V  
, N  x+ C! x2 c1 K. F+ f  
“天女自幼入宗，第一口喝的是不是娘奶都说不准，又何必装清纯，与小人耍这些正经女子的聪明？”  
  
他的这句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却当真有意。  
  
邪道之中，这等男女之事再寻常不过，天魔女虽然囿于教规，不曾破身，但若说此物，怕是自小而大少说也曾品尝过千百根，又怎会因为这区区温度而发出惊呼？7 r' Z\* d5 U0 e! B  
% [( J+ m7 s2 n1 b$ j  
想必是故意学那些正经女子，增添情趣罢了。  
; f- X/ L6 W. v- `6 q+ @  
赵光明的这些心思，李子秋虽然不能窥探，此刻却也在因惊吓而暂时恢复的八重空明道心的辅助下，瞬间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. ]. \_5 [6 [% M# [1 U( m& T  
  
她脸上的神情不过微微一怔，内心深处却已是如惊涛骇浪翻涌。  
  
一幕幕不堪入目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，千百般淫戏次第上演，许多姿势玩法，简直闻所未闻，别说是她，恐怕纵然青楼女子，都难学其中一二。! o' D8 K7 M7 V4 G  N4 F. `  
, k  u' o7 P+ ~1 S+ z5 A& z6 o8 {: Q7 N  
那画面当中的男子更是时而变换，老少俊丑，胖矮不同，当真不下千百人，然而女子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——  
9 a+ M2 s6 |  [# A& ]  
那便是她——  
# {( F$ K9 j( k  
念奴娇！  
: ~: C$ o% F' z9 h0 A\* R: Y  
“呕——”$ S4 v0 L$ ]. L8 W4 K- ?  
! ]3 ~- N8 r1 a  
剧烈的肉体记忆冲击下，李子秋灵眸黯淡，娇躯惊颤，整个人都要疯了，更是忍不住捂着红唇疯狂干呕起来——她怎么可以做这般事情？\* q& y5 R4 E! M4 F% H; i' H, Q  
  
然而，那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又清清楚楚分分明明都是她自己干下的！  
# l0 ^\* y2 D+ ]( I  
昔日神功大成之前，纵然有宗主护佑、长老看顾，有宗规约束、盛典压制，自己幸得红丸不失，但她区区一个弱女子，又怎么挨得住邪道中那滚滚豺狼之觊觎？, O, P& |, p9 ?1 B; P  
) U9 w, T7 ]1 e. h% D; l$ P  
自己周身上下，哪一处没被男人恶心地亲过摸过？又有哪一处没被那些肮脏腥臭的液体浸染过？7 J6 n0 e4 i7 V- E9 H) C8 D7 G% ^  
  
逢场作戏，吞腥噬涎，早已习惯。! Y2 t) Z) U7 H/ d  
  J' l8 X2 D' [, u  
这十八年来，自己曾舔过的鸡巴，恐怕当真比十个百个青楼女子加起来一生见过的都要多！1 h( k9 g8 z\* t  H$ d+ z  
  
呵呵……  
+ B- M1 d$ S) Q1 c9 ]- P  
什么天魔圣女？终究，不过是忍辱偷生罢了！1 z" B8 p4 U: s6 W; F% G; }  
8 s: u) ?6 [& |7 W  
也就是近几年功力大进，渐渐连寻常长老都不再是自己的对手，她方才不用日夜委身于人！也慢慢有了些威严，可以稍稍对男人说出那一个“不”字！  
  
只不过邪道内部，百般算计，并非单纯以武功高低论输赢，所以自己终究也没有彻底逃脱这悲惨的命运，仍需不时遭受些轻薄凌辱。; a; y3 h; k7 ]; M' }& j  
  
……  
2 q\* i  |7 y" [) t7 `  
邪道妖女，果然淫邪下贱！+ p& q" D" \( a: o, K- l  
  
丝丝缕缕肉体的记忆，疯狂涌上心头，种种淫邪浪荡，简直骇人听闻。被千百个男人花费十八年心血调教成的淫躯，更是分明已经拥有了阳具崇拜的本能。  
$ U  D( \_; ~1 s8 R. q: E  C  
那阵阵淫欲绮念，在被彻底勾动的欲火焚烧下，已有星火燎原之势，李子秋八重境界的空明道心，此刻竟似乎都已经无法压制！  
% X% x7 \_7 X% f  
“怎的？天女莫非是嫌弃小人身份低微？不配享用您这娇躯？若是如此，那正好与天女同归于尽罢！哼！”1 V% T6 l  \_\* w) \0 d+ \_5 L  
  
赵光明察觉到李子秋的异状，已是脸色大寒，忍不住再次上下其手！  
2 \" g( e# w. x  O\* ]$ I  
“遭了！”  
  
李子秋心思尚且澄净，自然顷刻间想清楚了此中的缘故，念奴娇如今在天魔宗内身份地位虽高，但往日的经历，却也是人尽皆知！, `3 E3 l. L: U5 V9 J# }/ F  
  
在这般受制于人的恶劣局面之下，绝不该出现她此刻的反应！  \_- j  ]' I. i1 q7 H) R8 R/ D: u  
8 E% \+ z4 g  u& B3 g  
可是——难道，真的要让她主动去做那种事情？  
4 A0 e4 \# q. V. X$ r\* F  
这怎么可以？  
  
犹豫之间，银铃已经再次响起，粗糙的大手重新在鼓胀饱满的胸口狠狠揉捏起来。  
  
“嗯~”2 t/ }. u6 n/ e" u1 r8 m. D8 m3 B6 Z  
  
李子秋顿时霞飞双颊，忍不住娇吟出声，但却也是瞬间做出决断，她知道，自己今日绝对逃不过这一劫了——  
  
屈辱的感觉肆虐，苦涩无比，却只能生生压制在心底……  
# f. r' O- O, |0 r6 b  
罢了，为了日后能与师妹同宿双飞，为了彻底剿灭邪道，维护正道安宁，她还有什么屈辱不能忍受？/ ]. s4 L! l0 S; s6 f  P6 q  J  
  
强忍住反胃的恶心冲动，内心深处发出自嘲大笑，滴落屈辱委屈的泪水。李子秋知晓自己若是早知念奴娇往日之淫糜真相，她纵然食言而肥，也是绝不敢魂入这具娇躯的。- L! s' K' i6 U" b6 C; f0 K9 E' ^; O  
  
但此刻，却是终究悔之晚矣了。  
4 N$ U+ U0 {$ ~3 d1 I. Y, ?; J: l7 R\* `; X  
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空明道心彻底收敛，任由肉身的记忆完全执掌娇躯，李子秋清醒的神魂仿佛飘然物外，开始以第三者的角度审视自己。  
- D$ f. D0 q$ x/ b! n; j2 W  
虽然肉身的触感不可斩断，羞耻、屈辱与快感仍似一波波潮水袭来，但这却已是她目前所能接受的极限了……  
  
念奴娇那双妩媚动人，原本仍有几分倔强不从的眼眸，似是嗔怪般轻轻一剜，霎时风情万种，纤纤素手柔若无骨，主动伸出，勉强环绕住巨龙，开始轻柔地套弄抚摸起来……  
& x0 u/ R/ D& E8 N- r3 ], {  
那炙热坚硬的触感，令她娇躯都瞬间变得滚烫，俏脸酥红，艳光荡漾。此刻，念奴娇整个人似乎都化作了绕指柔，恨不能将此身缠于巨龙周遭，自此长醉不复醒。  
1 N. j; s% M. W9 i3 r+ @) l  
不久之后，她更是轻拢秀发，微张红唇，悄然间俯身低下了螓首……  
  
连塞入小小鹌鹑蛋都似乎颇为艰难的红唇，此刻几乎被硬生生撑爆！) ?% J1 n7 ^- u/ q  
  
紧小的口腔，更是瞬间被填满，滑腻的香舌也无处安放，只能徒劳地舔舐，吸允……, ?$ q: N1 e& b, ]0 L' n# H  
  
密室之中，旖旎之声大作。2 B, ^9 Z5 u" r+ a6 x# u  
( Z% u\* \_8 t/ P. M/ ^& s  
只听得一声声夹杂着水声的轻微喘息，还有男子舒爽到无法遏制的嘶吼……" w% H& b2 H( g) `% x\* Y  
7 E! t1 U8 ?& X$ Y7 m/ w  
片刻之后。  
  
云消雨散。9 }, X% T2 V4 t, n8 N  
  
刚刚浑身颤栗完的赵光明，只觉周身瘫软，四肢乱抖，整个人都险些站立不稳，方才那连续地强烈喷发，竟是此生从未有过的极致高潮。  
  
而这不过是念奴娇唇舌与素手的些许刺激而已，连深喉都不曾动用，自己便已招架不住，那迷人娇躯天魔媚体，更是怕连十分之一的魅力都未让自己品尝到。  
  
可惜了，终究还是自己天魔圣体功力太浅，招架不住。& N& i' k! Y6 t( u) C4 n  
0 a' }8 C. A' R6 u8 u: W  
他知道念奴娇日后必然会生出戒心，这种机会，怕是再难以抓住了，甚至说不准还得为此刻的行为，付出惨重代价！  
  
哎——. x$ t0 A4 x0 \_) ^$ L9 m6 l8 [! y  A. u) a  
  
也罢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人生有此一次，也不算白来！+ o0 C  D9 {/ m- w\* f; D\* ~# ~  
& f\* s: y# T# P6 L2 U& V6 c1 Y  
盯着身前娇柔妩媚的女体，看着她那眼角眉梢似是仍未褪去的泪痕与春意，抚摸着那已经被汗水打湿的鬓角青丝与娇艳脸颊，赵光明几乎忍不住当场雄风重振。  
  
但方才他一次性喷发的阳精，却是比往日三五次都多，此刻终究有心无力。只能最后壮着胆子，轻声开口——6 V. W% n3 M/ Q  
\* S\* J) R" e) D8 ]' C. Y  A  
“咽下去！”  
  
……- |- P$ W8 `3 w# O& D# w  
2 L/ i' Z7 k0 Y( m, R! Y' U+ K  
“滴答！”/ Q$ s- S/ U# X  
  I! K- W  w+ r( x& W7 ~" \: t  
鲜血缓缓流淌！一颗硕大肉丸掉落在地。8 m6 p9 r# Z( [: w  
  
赵光明却是老实跪在地上，连抬头的勇气都不再有。  
# @8 v# k! e5 \\* p; e  
身前半丈开外，李子秋已是重新披上了衣裙，此刻俏脸含霜，左手擒着一支长约尺半的凤尾发簪，尖端寒光烁烁，嫣红血迹妖娆。( F6 S3 c( ]1 c; z- ]8 ~8 e  
- z# L- T. `3 b9 M  B+ D. `' \_  
她恨不得当场将此人斩杀！但几番思虑，却终究还是手下留情，不过剜了他的一枚肉蛋而已。3 p6 u" v: T; v  
  
周身的滚烫与饥渴，腮颊的酸疼与难受，还有那自唇齿舌尖而下，仿佛贯穿了全身的腥臭滋味，让她几乎发狂！  \; @6 J$ W" ~8 H9 T  
/ F  m" `0 }7 r& N! a  
她怎么会！3 {& M+ g9 R/ U( Z  
  @+ I# J6 [- |' w4 V  
她怎么可以！1 ^' N) u7 g! j\* e) W1 {% \  
3 u: x0 p$ f, {2 [" b3 l7 V6 H9 P  
刚刚明明是在她道心恢复、重掌肉身之后，可她居然还是因为赵光明的那一句话，轻易地便从了对方！  
  
因为长时间含着巨龙，娇小红唇已是微肿，却更显妩媚撩人，此刻轻启，娇俏之声已是冷若寒霜：6 y! t& R2 Q& A, }) b  
8 V$ d" W# e! V. d) g1 b- O  
“再有下次，你便入宫去吧！”  
  
“是！谢过天女饶恕！”  
  
赵光明跪地老实磕了个头，胯下剧烈的疼痛，与方才极致的快感交相辉映，但却并未令他生出半点后悔的心思。  
- G# ]  G+ V4 {  
少一枚蛋而已，影响并不算太大，比他原本的预期下场，已是好了太多。  
  
值了！2 a3 b! \_/ g& d" ?, G  
8 c6 u\* i7 a8 f5 i  
“等等！”  
  
看着分明毫不后悔，转身就准备离开的赵光明，李子秋气得银牙贝齿狠狠一咬，俏声吩咐道，  
  
“捡起来，吃下去！”  
8 n) T2 [1 z+ n( s/ w  R& [  
她仿佛唇齿之间仍然残留着那满嘴腥臭液体的恶心滋味，自然不愿意就此放过对方。  
$ g& \' U: K) v/ K5 O' ?! g  
赵光明闻言，却是面无表情地捡起地面的肉丸，随手便扔进嘴里，旋即大嚼起来。% |5 k: n' ^) j, p  
) [& r4 ~6 X' l7 Q% `: ~  
李子秋见他举动，目光微微一闪，暗道不愧是邪道中人，行事当真凶悍，旋即没好气地问道：" z) ]7 v5 y5 a+ S  H  
# Y  D( j8 i" N# b/ G! c  
“怎么样，味道如何？”. A( u+ n7 Y2 r3 E- q4 \9 w\* @( ^  
, E\* `5 S2 W; g4 R7 g$ V  
赵光明却是连眉头都不皱，淡定地咽下去之后，才若有所思般道：( o% P# y6 Q9 a  
  
“小人听闻，多食肉食则腥，多食蔬果则甜，原来颇有几分道理，天女放心，小人今后必多食蔬果！”, d) M- i; J' ^\* X5 Z" K7 s  
  
“你——”! |0 C9 @& \$ q0 y  
- L) g8 \_4 E- e) u  
李子秋登时为之气结，但面对这种连死都不怕的滚刀肉，却是当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咬牙吩咐道，  
  
“去把本宫衣服洗净了，若是再敢亵渎，必不饶你！”  
9 U1 n; F$ g+ X# ~8 q# C  
“还有！再替本宫寻一身新衣裳过来，顺便备好热水，完事之后自去城中药店，分头购买些药材！”, C$ m# x$ L; n& l8 P' r  
  
“若有本宗门人赶至，即刻通禀！”  
  
……  
: ^; f3 G4 P4 Y7 p, ^$ I  
她的这一连串吩咐，纵然对方不曾负伤，也得辛苦操劳大半日，此刻胯下伤势未愈，只会更不轻松。  
  
可纵然不杀赵光明，也得让他不得片刻停歇，如此，方才能略微削减李子秋心中的屈辱之恨！  
9 H+ \_8 b  ~" V5 x9 v  
\* O' M) R5 S; K% E  
  
第六章 援兵既至  
  
日出又落，月沉复升。  
8 b# ~$ a" H/ O" E  
转眼一日夜过去，先后漱了数十遍口，仍觉似乎嘴里残留有味道的李子秋，气得将室内瓶瓶罐罐砸了个稀碎，最后终究不得不颓然放弃，在重新梳洗过后，开始继续疗伤。  
  
赵光明这次并未敷衍，也未敢再动其它心思，而是老实地按照李子秋的吩咐，草草收拾好创伤后，便忍着胯下的剧痛，花费了近乎一整天的时间，才将诸事一一办妥。2 V. P. u0 D% Y7 V' n! @7 o9 W\* r  
  
他的能力确实不赖，至少此刻还是能为伤势未愈的李子秋帮上不少忙。, `& s% T. |, \  
7 t+ P) v# p  z3 ~  t  
而这自然也是赵光明能留得性命的原因之一。$ D! A7 \9 ^7 y) f1 a  
  
密室之中，重新换上淡蓝色广袖流仙长裙的李子秋已经功行数个周天，体内的伤势再度好了三分。+ @% k5 B9 N- r/ f% S/ d8 P  
. F6 ^/ \_+ W+ g$ v/ I  
而最令她不敢相信的是，她那原本自晋升八重之后便再无半点进境的空明道心，在之前那般强烈的淫欲刺激与羞辱破坏之下，竟似乎不仅没有丝毫受损，反而还微不可察地往前挪了一小步。; \- R5 t; Z+ P  
( j$ ^& m5 G; f+ n; p0 `" Q  
而同样八重境界的天魔媚体，也仿佛略有进益，竟在这一次的屈辱蹂躏之后，好似多打通了一处穴窍，一丝支脉。  
  
她当时清醒过后，已是瞬间察觉到自身的变化，所以原本准备彻底铲除赵光明胯下恶根的一剑，终究留了些手。  
# v4 t6 ]2 \  \_" M\* h: O  
此后琢磨许久，李子秋才终于不得不确认，这般进益竟是当真不假。  
\* C7 O4 P! `$ O  
虽然两者提升的幅度都甚小，却是足够让她惊喜，甚至说出去的话，足以让两宗宗主都为之震惊！" W, C# W2 t% ~! A, V  
1 F9 O9 A+ g. Y  
因为空明道心与天魔媚体，都是机缘与天赋造就，几乎从来不曾听闻，有人能凭其它办法晋升。+ ]# t' f8 S# e+ O  A  
. w- B5 f# k. R9 c4 n/ m$ I  
别说将两者都提升至第九重境界，就算是能有其中之一达到，那也足以令她屹立当世之巅，有希望比肩两宗开宗立派、破碎虚空的老祖。  
8 S4 D& I( @9 S\* y( H% g. x" F  
到那时，何须这些算计？凭她一人一剑，便足可荡平邪道！  
  
要不——再尝试一次？% E% |! d\* f' r0 d; j8 \_! ?  G  
  
那被男人按于胯下肆意凌辱的滋味，她此生绝不愿再亲身经历第二回，但若能凭借空明道心超然物外的神通隔岸观火，或许也不是不可以接受……  
' ~  ?4 h, P3 v4 x  
只是需得好好把握分寸，绝不能再出现凌辱未停，自己便已重掌肉身的乌龙了。/ D% ]8 M  s! m+ U% M  
  
内心突然涌动的绮念，让李子秋忍不住意马心猿——但她很快便惊觉回神，周身瞬间沁出一层香汗。  
  
暗道一声好险，立马以空明道心重新镇住肉身悸动。  
  
此法到底有无效果且不消说，却终是邪道，她若凭借这等妖法晋升，日后怕是绝无可能再挽回神智，要当真沉沦邪道，不可自拔了。( \4 q\* ?5 I9 x3 b. S+ Q( [' k  
……  
  
翌日天明。  
1 g" x; j- z# k/ C2 C$ M  
“呼——哈——！”  
  
一声长啸似猛虎下山，威震山林，彻底打破了扬州城晨曦中的寂静。  
  
李子秋赫然睁眼，灵动双眸明亮若晨星，纤长微卷的睫毛颤抖间，琼鼻秀口已是轻吐出一道白色长息。  
  
此刻她体内的伤势，已恢复七成有余，就算遇上天境初阶的长老，哪怕不敌对方，也足以逃命。4 d& z$ W% d9 D) D6 ]9 ?6 J  
  
方才那长啸之中，邪意凛然，纵然不是天魔宗来人，也当是幽冥门亦或者玄阴岛功力极高的长老到场。' C! K. b  X0 }# W  
  
这声长啸，响彻云霄，已是全城皆闻，正道留守之人，绝不可能听不到，这分明便是对方肆无忌惮约战的信号！7 X$ {: s  a  ~% u  
  
在重要据点被毁、死伤惨重之后，他还敢如此行事，那绝对是对己方实力有着足够的自信！2 a0 g% o- H7 U, Z1 m  
- h9 h8 w& M4 F0 ]7 k  J( q6 v  
邪道所来援兵，绝对不在少数！  
, T" M( w) \_7 w4 D- U  
大战必已一触即发，李子秋略微思索，便打定主意，此刻需得过去看看，若有必要，她也该现身接触接触邪道中人，坐实自己念奴娇的身份了。" Q8 s% @  H/ O' K  
8 \_4 n. j8 x, k- {9 Z% @  
然而，李子秋刚刚起身，便因为胸口的紧迫与压抑而忍不住蹙起了眉头，也不知是赵光明故意刁难，亦或者当真她的身姿太过傲人，连续换了数身衣裙，竟都是这般效果。  
+ g# B; N  b0 M( {3 k  
腰腹宛若杨柳纤纤，纤秾合度，贴身还有富余，胸口却似乎总是饱满过度，每每都将那其实已很宽松的胸襟近乎撑爆。. s  a9 X- S; y3 M  
  
不得已，她只能开口吩咐道：  
  
“赵光明！将我衣裳拿来！”  
……  
  
“该死！”" F\* @/ E' c1 r7 v$ {  
  
刚刚换回原本的衣裳，李子秋便忍不住脸颊微红。2 P( b- I0 c3 P) T  
4 D" `% g$ o/ F' \_& t% ^  
这身衣裳实在过于暴露，且恰到好处地将她身上的各处银铃银环妆饰，及诸多白皙诱人的部位，全部呈现了出来。  
  
分明任何一个人，都能清晰地看到她胸口红杏处的凸起，听见那撩拨人心绪的银铃声响，更别提那精致的锁骨，雪腻的峰峦，紧致的腰腹与白皙修长的大腿，更是处处风光无限，一览无余。8 s9 f9 r- J0 @; `3 g+ ]1 `# n  R  
  
难怪之前念奴娇乔装打扮的时候，不得不用薄纱罗披帛裹紧双乳，再套上荆钗布裙，大概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她们乱颤，另一方面也为了掩饰这些羞赧吧！9 `. {; y# V; f. E# A; o& ^" ^! `0 g0 r  
  
不过此去必有大战，李子秋自然不可能再舍披帛不用。  
  
念奴娇本身擅长的武器，其实便是头顶那两枚长约尺半的金精缀流苏凤尾发簪，平时藏于发髻当中，只露数寸，看起来与寻常女子发簪并无不同，实则却是吹毛断发，无坚不摧之利刃。8 G3 d4 Q% g. ^  
  
此外便是这条三丈长度的薄纱罗披帛，以价值千金的天蚕丝混合金精线织就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宛若她手足之延伸，既能施展天魔舞魅惑人心，也能瞬间化作取人性命的剑舞利器。% |- m5 J- b  V  p7 z  
5 U; P, y; \5 r! J" Y8 k\* \\* W  
早先与自己对决之时，若是她掏出这些武器，施展独门武功，身份固然会当场暴露，但自己想要单打独斗拿下她，或者也没有什么可能，甚至一不留神，还会被她逃走。  
$ |( V: @9 Y3 \_9 S! V0 [  
只是她当时为何弃而不用？. U; n5 [$ C\* D( O3 D/ z  
. U# g1 n( L0 I/ H' c7 x, i8 ^  
李子秋心中泛起狐疑，但稍作思索后，却终究还是没有深究，毕竟，若非刘师叔突发提议，且自己甘承羞辱，此刻的念奴娇，早已身首两端。/ x5 r6 f! w" M. B: F  
  
此中，当不至于有什么算计才是。" }" W3 ^7 |1 r7 W  
  
然而李子秋却是没想到，自己这一疏忽，终究失去了发现端倪的最后机会，等日后重新觉察到时，早已是不堪回首，悔之晚矣……2 L: i' I/ S% c" W& z0 @4 P  
# v; W3 E; `! [0 `: {  
当然，这都是题外话了，因为身上衣物而苦恼的李子秋，徘徊思索片刻，终究还是轻咬了咬红唇，心底叹息一句——/ M! j/ N+ e+ y  
  
罢了，先学一学她吧，乔装打扮一下，先行潜伏过去看看情形，若是遇到大敌需得动手，自己再暴露身份便是。  
" K4 `. P" K4 j\* F  
想到这里，李子秋再次激活肉身记忆，熟稔地折叠好长达三丈的薄纱罗披帛，在两端留下了活口后，吐尽肺腑余气，狠狠裹紧胸口，生生将那对傲人的巨乳压制了下去。! S! ~+ I2 ^7 n" w1 C# W! y5 g  
2 R# P) D1 C+ v) p, L/ Z  
然后，她在原本的装束之外，又把那条已经勉强可以正常穿着的淡蓝色广袖流仙长裙套上，再寻了一抹绣了寒梅的霜白面纱，轻轻挂在了耳间。  
  
虽然这等装束，令她只能小口呼吸，且仿佛闺阁女子一般，自掩娇颜，羞于见人，心理上的羞辱更胜肉体的折磨，但已经是她急切之间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。. i( ~; W$ g1 @/ z0 d  
2 y( N3 x3 q% |" V4 B" K  
随即，周身内劲鼓荡流转，逐一充塞于体表的诸多银铃之中，似是隔绝了空气，令它们暂时沉寂下来。\* \- l, J0 I& ?, e; w+ e  
9 }- |5 h% g7 \_% F4 h  
这般做法，虽然令她一身功力只能发挥十之八九，却不至于再一路铃儿响叮当，遍告世人妖女在此了。  
) \_# G) b+ q: o$ [+ F# V" Y\* }, `  
这自然是李子秋方才调动念奴娇如何藏匿身份的肉体记忆时，所得到的秘法。  
3 X1 U/ a5 j2 j0 L( k" ]8 ^3 u. [  
如此，除非她自己主动暴露，不然当不至于有人认出是她才对。  
  
其实若是人皮面具还在，自然更加稳妥，但此刻却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将就一番。  
  
一应装扮停当之后，李子秋冷冷瞥了一眼密室的墙壁，双眸霎时冷光似电，威严若天仙不可侵犯。5 n1 c& V$ C7 X% k) |  q) @: @; @  
  
随即，她才转身下床，再次踩起了那双四寸高的琉璃莲花鞋，施展开天魔身法，婀娜起步，翩若惊鸿一般，快速迈入晨曦。  
) W3 f. d3 s/ Y1 N+ R# ~  
其实，李子秋虽然略有猜测，但并没有真的发现端倪，只不过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故布疑阵，吓唬吓唬那可能存在的偷窥者而已。  
. b$ `1 w1 b. y  
密室背后。: c- w; S$ P+ f1 ]2 I7 K1 \5 ~  
  
不知真相的赵光明倒吸一口冷气。  
  
胯下原本紧握着巨龙的左手，开始微微颤抖，浓稠腥臭还带着血丝的白色液体，却已是如泉涌般喷出……